

冷记忆 4

Cool Memories IV

Jean Baudrillard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陈凌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冷 记 忆 4

Cool Memories IV:1995-2000

Jean Baudrillard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陈凌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记忆 4 / (法)波德里亚著; 张新木, 陈凌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精典文库 / 周宪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679 - 6

I. 冷… II. ①波… ②张… ③陈… III. 随笔—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I56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598 号

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V, 1995—2000

Copyright © 2000 by Editions Galilé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ilée

Through Garance SARL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7 - 079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书名 冷记忆 4

著者 (法)让·波德里亚

译者 张新木 陈凌娟

责任编辑 李雪梅

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本 880×1 230 1/32 印张 5.25 字数 95 千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679 - 6

定价 1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这无声的笑，很有些查拉图斯特拉^①的味儿，花儿无声地笑着。草和植物以及整个森林都无声地笑着。天空和星星无声地笑着。如果有一个宇宙的背景声音，那就是这个无声的笑声。这个听不见的声响，犹如一个遥远的回声，那是人类出现的回声，是现实世界的灾难的回声。

河流的分水线——思想的分界线。没有平面球形图的广度。
河流和命运总是要相互分离。

有一个不可见事件的磁极，和历史的极点不同，它通过事件的质量，改变着历史事件的轨道。

^① 查拉图斯特拉(Zarathoustra, 公元前?—551), 伊朗古代预言者及宗教改革家。他主张分清善与恶, 未来审判将惩恶扬善。查拉图斯特拉是绝对二元论的宗教。

还有一种精神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弧，大体与地球的弧和物理空间的弧相似，它使得任何关于平面化和线性的想法都变得无法设想。

一个等温的世界，由于风和阳光的不在场而没有蒸发，是一个死的世界。同样，一个躯体，由于其体液被隔离，所以不再有任何东西从中蒸发，没有任何分泌物从中流出，就像在今日的极端卫生主义中，是一个死的躯体。

全世界受害者，注意不要报仇心切，你们将不再值得我们的同情。别让复仇心抹掉杀戮的恐怖。

只要再多一个生灵，一切将变得人口过剩。

概念是无法表现的，而图像是无法解释的。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可弥补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图像总是靠对文本的怀念而活着，而文本则靠对图像的怀念而生存。

应该与制度和睦相处，但要反抗制度的后果。应该怀着这种想法去生活，即我们已经从最糟的境况中幸存下来。

应该考虑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禁止思想的阶段，因此必须准备向虚拟的地下活动和地下墓穴过渡。

对政治舞台作一简单的扫描，会让我们摆脱它的无意义性。但是权力依然保留，如同卫生和治疗功能，如同驱邪仪式，如同抗抑郁药物。

一段段时间在时间的数码广度上漂浮，如同地图广度上领土的碎片，如同从语言奴役中挣脱出来的写作碎片，如同从现实的越来越幽灵化的真切中抓取的图像碎片。

犬儒主义适应于酷热，同时也适应于猪狗般的生活。自我在其中飘浮，但超我在其中更加得心应手，在意志的冰冷空间中运动着。

将这首诗刻在一根木的更像诗一样，我研翰珠飞舞诗已如画。

这些肩膀，我曾经在某医院一张病床的白色中看见过，我再次发现它们在一件婚纱的黑色紧身衣中闪闪发亮。

歌颂心胸广，玛丽帕恩恩出禁令，人世终归何许，既忠孝两全。

萨列里^①说得很有道理：完美、优雅（莫扎特的优雅）是有罪的，应该被毁灭。这种对普遍平庸的侮辱应该得到报复。萨列里的呼喊是对落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命运的挑战。但是民主的赎买也是不能接受的。

如同般，大对深海同歌，谁敢寄帝塔下生同歌，铅若然君成对墨其

大对深海同歌

若说上帝的仁慈无穷无尽，这仅仅意味着这份仁慈处在无穷的距离外。（厄普代克）^②

蝴蝶翅膀的扑打，可以在地球的另一头引发一场热带风暴，那么相反，人们是否可以想象，一场飓风会缩小成蝴蝶翅膀的扑打

^① 萨列里(Antonio Salieri, 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作品有《塔拉里》及40部歌剧。曾经培养过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音乐家。

^② 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美国作家。被称为风格作家。代表作有“兔子四部曲”。

呢？或想象一阵微风，它会在世界的另一头演变成蝴蝶翅膀的灾难呢？也许混沌的理论最终只对飓风和蝴蝶们有效。

截获哲学世界中化石般的响声。这将使马克思的理论在赛博空间^①中更为响亮。虽然几乎听不见，但这个理论却告诉我们光年的数量，即将我们和革命^②分离的光年数——革命是拉开历史序幕的事件，比如大爆炸^③或原罪，这种事件说到底从未发生过，而且我们最终也不可能接近它，由此导致了任何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还有任何起源科学的不可能性。

奇怪的梦境，一个阳具进入一个阴茎的尿道口，而阴茎又与女性的生殖器融合为一体（在梦中，这一切都非常逼真）。最后，它们成了两个暹罗人，两人由一个共同的阴茎连接着，如同一个 X 型的玻璃瓶，这是一个拓扑学形象，其中瓶颈和瓶底互相衔接，形成

^① 赛博空间(cyberespace)，即虚拟空间，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提出，本意是指基于全球网络化的由人、机器、信息源之间相互联结而成的一种新型社会生活和交往的虚拟空间。

^② 革命(Révolution)，该词在法语里也有天体“公转”的意思。作者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

^③ 大爆炸(Big Bang)，是天体物理学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狭义上是指宇宙形成最初一段时间所经历的剧烈变化，在广义上指当今流行的揭示宇宙起源和膨胀的理论。

一个整体的凸状物体。

于是这两人在一起既幸福又很不幸，从今以后，当其中一人变得更糟时，另一个就自动地变得更好。这个天平可以永无止境地互相平衡。在这完美的一对中，一人身上消失的东西会在另一人身上重现。

当女人说：我想和你做爱，这是一种供给。当一个男人这么说时，这是一种需求。供给对于需求的绝对特权。但是当女人投怀送抱时，这也是一种需求（需求某人同意），而当男人要求女人委身时，他向她供给了他的需求。

一位杀人凶手累积证据，成功地说服了他的朋友，证明是他在梦游病发作时杀了人。朋友被判刑，在曾经是罪人的幻觉中服刑。二十年后，他们再次相遇，这次真正的凶手把所有证明他朋友无罪的证据给了他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通过这个致命的揭发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凶杀。朋友在头晕目眩中猜测到是这个人策划了这一切。

这一切,但为时已晚。塞罗内蒂^①会说,这是一门秘传的犯罪学。

思想和现实以大写的 V 的速度^②,并根据分叉的斜视运动互
相远离。思想向着深层的困惑斜视过去,而现实变得越来越
模糊^③。

系统和分析如同互相竞争的影子。当一个更加优化时,另一个就变得更为激进。但是谁还会关注这种激进性呢?这种激进性不再是诱导性的,而是轻泻的。你以为成了杀童天使^④,其实你只是做了一次浣肠!

怀着恶意的快感,去观看人们争相从栏杆下通过,而那根杆子已经很低。知识界的懦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奥林匹克

① 塞罗内蒂(Guido Ceronetti, 1927—),意大利作家。代表作有《身体的沉默》、《外表的生活》等。

② 大写的 V 的速度,法语为 vitesse Grand V,意思为很快很快的速度。

③ 在法语中,动词“斜视”(louche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 louche,和形容词“模糊的”(louche)的词形相同。这里是作者的文字游戏。

④ 杀童天使(Ange Exterminateur),圣经人物。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时,该天使将埃及的小孩全部杀掉。

项目。一种兽性的共识在最小公分母上产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真善美玩着奇怪的音乐椅游戏^①。首先是善和道德价值的最高权力。而恶只具有美学价值：丑变成了美。所有这一切被既不美也不丑的真扫描后，就变成了真。客观性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价值。但这是不会太久的，因为说到底，拟像和虚拟将战胜所有的价值。

“孪生”粒子不可分离的（微观物理学）假设，它正在信息世界的同时性中被检验——在实时中地球上所有的点的拥挤，空间和时间的废除。问题是这种同时性又被复加了一个事物间不可消除的不在场。而精神的拥挤又复加了一个身体间不可逾越的距离。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衰老的同时，当今世界比我们衰老得更快。以这样的节奏，我们将在它之后存活下来。

^① 音乐椅游戏(Jeu des chaises musicales)，即抢坐椅游戏。游戏参与者为奇数，比椅子数多一人；当音乐开始时，游戏者便围着椅子转圈，当音乐停止时，大家抢坐椅子。没有坐上椅子的那一人便被淘汰，以此类推，直到只剩下最后一名游戏者，他就是胜者。

乌斯怀亚①的苦役监狱，惯犯的苦役监狱。那个被监禁者，没人知道他的姓名、罪行、最终的命运和死期，但是留下一张他的照片，唯一的一张——所有这些印第安人中被监禁的一位兄弟。这些印第安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罪行，但人们非常了解他们的最终命运。

罪犯们的奇怪世界，流放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那位炸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的犯人，他在二十年后被特赦，改判为流放）的世界，还有印第安人和撒勒爵会②传教士，他们是一个退化的种族的行善寄生虫，如同假山毛榉森林周围的地衣，吞食着和淹没着这片树木。

森林好像遭到近期灾难的破坏。遇难船只的残骸。移民和航行者的墓地。而如今则是一种反时序的现代化的灾难，混凝土，灰尘，交通，马达轰鸣声，亵渎行为，似乎要消灭掉世界尽头的宁静。

人们以为已经甩掉了世界的剩余部分，但是它仍然在你的面前③。④

① 乌斯怀亚(Ushuaia)，世界上最南面的城市，阿根廷南部火地岛地区的首府、行政中心。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重刑犯的流放地。

② 撒勒爵会(Salésiens)，意大利都灵市的一个教派，1859年由撒勒爵(Saint-François de Sales)创建。

前，带着它的传真，它的技术，它的摩托车，它的录像机，它的免税商品。到这儿来吧！这里能梦想任何事物和任何思想的可能的结局。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世界唯一的尽头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尽头。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世界网络的人质。无法剪断这根脐带。人们自己就是一个极端的现象，处于自身终结的另一边。

阿拉卡卢夫族人^①，他们不知道自己处于世界的尽头。火地岛^②的印第安人就在那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航海家、冒险家、传教士和被流放者也一样，在他们的时代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而我们正好相反，作为那里的游客，带着我们发现了一切的骄傲，还有对这个已经完结的世界的遗憾。

一个被破坏的世界，同时怀着一种古老的孤独情感。一个从前的灾难，它来自于时间的深处，但还一直持续着。一种诅咒的情感，火地岛人把这种情感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神灵身上，当他们有这种情感时——神灵们很难在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怜悯的世界中站

① 阿拉卡卢夫族(Alakalouf)，火地岛的土著居民。

② 火地岛(la Terre de Feu)，是世界上除南极大陆以外的最南端的陆地，是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的最南端领土。

稳脚跟，甚至成员之间都没有怜悯。既没有人类生灵的足迹，也没有荒漠的自然的伟大——在巴塔哥尼亚^①，不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自然的对立面，也是文化的对立面。没有起伏的领土的辽阔，贫瘠的地平线的空旷，一个大洪水的形式或大洪水前的形式。既没有城市也没有乡村，所有的一切只有在文明世界中才具有意义。“城市化”地带是一个由灰尘、混凝土、霓虹灯和人造声响组成的世界，呈现着音乐、衣着、机械和技术的平庸。

这里，所有非人类的东西都是崇高的，所有人类的东西都是龌龊的。身处“世界的尽头”照亮了这种反差。人们从中所发现的，它不是一个原始的世界，它是无法破坏的野蛮形式和人类种群那破坏性的控制所组成的混合物。

紧接之后的是纽约——世界的另一个顶端。火地岛是遥远的末端，周边的末端——纽约是中心的末端，是我们世界末端的重心。但是这两个末端都以各自的方式，给人身处另一个行星的印象。火地岛上是地理时间的膨胀，而这里是时间的衍射和实时时间的加速——其无时间性处在表面，而火地岛的无时间性则处在深处。如果说在火地岛，太阳在正午时移向北方，这对一个北方人

^① 巴塔哥尼亚(Patagonie)，南美洲最南部的土地，即阿根廷和智利的最南端。

来说总是觉得非常神奇，但当太阳在纽约升起和降落时，这似乎也很奇特吧。纽约的天象除了遵循自己的轨道外，似乎对其他的轨道漠不关心。在曼哈顿岛的尖角上，靠近爱利斯岛^①和史坦顿岛^②附近，人们真像是身处比格尔运河^③河岸。

高压——永久的高压中心：能量是一种灾难的形式，纽约就处在一个灾难的中心。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似乎没什么其他事可做，他们所做的只是让纽约存在着——纽约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正是基于这一点，纽约也只能代表它自己，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座城市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把美国的其余部分变成了一个省份，而且还把世界的其余部分转换成了辽阔的外省。这种状况无疑会产生灾难的预感，但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预感，一种集体牺牲的预感。没有社会纽带，没有社交亲善，对过去和未来都没有责任感——人们并不在那里繁衍生息，纽约并不是为了繁殖而建造的城市。一切都在那里生产，仅此而已。这是一座终结性城市，没有明天的城市。

① 爱利斯岛(Ellis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

② 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

③ 比格尔运河(Canal de Beagle)，位于阿根廷乌斯怀亚。

当人们从火地岛来到时代广场^①时,只会被人类种族的快速增长吓懵。人们不禁会想,正如身处洛杉矶人群中的艾希^②那样,所有的死人跟活人一样都同时生活在那,因为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的活人:上帝不能供应如此多的生命。一个活人配十个死人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完全像在原始森林中:一棵活树,十棵死树。生活就是这样,不应该把生活变成疾病。结论就是,在城市的人口过剩中,十分之九的人类生灵是潜在的死人(即使他们的身体逼真得会以假乱真亦然),这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割裂的生灵。作个最好的假设,他们中只有数千人保留着一种秘密的联系,一种晦涩的同谋关系,构成了一条活人的象征链,在这个巨大的灭活的人类基因组中构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序列。

在第五大道^③上,一个纤弱的女性身体,战斗性挑战的真正象征,挥舞着一张谴责普通淫秽品的招贴画。她就像挥舞着她自己的身份照片那样挥舞着它。她说道:你们看看我是谁,看看这张图像!——在众人漠然的眼光中不遗余力地表演着——免费卖淫的

① 时代广场(Times Square),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

② 艾希(Ishi),是印第安雅希(Yahi)一族的最后一人,后来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居住。

③ 第五大道(La Ciquième Avenue),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中央大街,纽约的商业中心、居住中心、文化中心、购物中心和旅游中心。

最佳典范：世上最古老的职业和信仰的表白^①的融合，并且打着救世军^②的旗号。她没有明白这一点，即永远也不能递给别人一面反射其淫秽的镜子，他们只会更倾向于快乐地去自我欣赏。这种致命的误解，这位新教徒处女自己大概也受到其诱惑，甚至还在这方面虔诚地纵欲放荡，她自己就具有这种女人性固有的特征，而她却在不知不觉中嘲弄着这一切。

撞玻璃撞到筋疲力尽的苍蝇，它懂得了什么？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提供一个与自然本能相似的障碍物：一个透明的障碍物。就那种将我们与他人分开的透明的虚无而言，我们并不知道多少东西，就像那只苍蝇，它对玻璃表面那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物也知之甚少。

① 这里的“职业”和“表白”在法语中是一个词，即 profession。又是一个双关语。

② 救世军(L'Armée du Salut)，成立于 1865 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很多国家都建有分部。